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涇 胡承珙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嗟嗟保介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高誘注呂覽云保介副也承珙案釋詁介右也右卽副貳之意高以保介爲副當亦指車右謂其輔君耕藉但高渾言之鄭注禮記以保爲衣介爲甲切言之耳後儒疑車右不過勇力之士與農事無涉故用高注以副爲農官之副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七

一

不知古者士大夫皆嫻於射御故君之御及車右皆以大
夫爲之初非別有甲士此詩敕保介自是呼諸侯之車右
而告之則保介卽月令之保介無疑若農官則詩中每言
田畯不謂之保介况又以爲農官之副將以何者爲農官
之正乎但此詩爲廟遣諸侯不忘農事以保介預於勸農
故託以爲詞必如正義謂不戒諸侯之身嫌其太斥則烈
文無封靡于爾邦直戒諸侯何以不嫌太斥乎

序乃錢鏹奄觀銍艾傳序具錢鏹鏹鏹鏹鏹也箋云奄久
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釋文
正義皆以錢鏹鏹爲三器案箋說文用毛傳訓鏹云古者

田器斗部斛下引爾雅斛謂之鑿古田器也是銚斛同物
卽今之鐮整所用以耕者正義引宋咸注世本銚刈也以
爲刈物之器非是鑄說文二曰田器亦引此詩木部耨耨
器也从木辱聲或从金作鐮正義云耨耨當是一器但諸
文或以爲耨卽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案齊語
挾其耨刈耨鑄似鑄與耨爲二物然皆所以芸苗亦小異
大同耳至銚毛但訓耨鄭云必多銚艾似本不以爲田器
陸孔皆引釋名說文以銚爲耨禾之器然說文銚耨禾短
鎌控耨禾聲二字迥殊良耜耨之控控釋訓作銚銚是聲
同通借此傳蓋亦以銚爲控之假借生民疏引鄭注尙書

二百里銍云銍謂刈穗斷去彙也亦是以銍爲捩借耳又箋訓奄爲久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奄同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爲同言同多銍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承琪謂王訓同者蓋顧上衆人爲義然詩言錢鏹是方趣其耕耘則其穫尙需時日故箋以爲久多銍艾揆之文義似當同毛於鄭耳

江氏古韻標準曰此篇韻不分明如何新畬似與來咨來茹遙韻虞東學詩從顧氏詩本音以茹畬帝艾四韻爲長調工公求牟年人各爲韻承琪案顧說是也

噫嘻

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和也釋文引傳亦作嘻和也正義曰孔子見顏淵从曰噫天喪子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救是正義本傳作嘻救也承琪案噫嘻之文在成王之上若如正義謂噫嘻猶上篇嗟嗟故毛以爲救彼救臣工保介此豈救王乎若謂成王事者嗟歎而有所戒收則經文當云成王噫嘻矣考說文無嘻字言部諸痛也又諛可惡之習一曰諛然春秋傳曰諛諛出出今左傳作諛諛出出是諛諛字通又口部唉謦也與言部諛然說文當本同義方言歎謦然也廣雅歎謦然謦也是諛

唉歎三字皆響聲之詞此傳云嘻和者說文和相響也蓋以噫爲歎而嘻和之故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詩嘻字疑卽譖之假借噫嘻雖歎聲要是有美有惡此經當是歎美成王事者之能勸農重穀耳

既昭假爾箋云假至也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戴氏考正曰詩凡言昭假者義爲昭其誠敬以假於神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假爾之言此也虞東學詩曰烝民言昭假于下商頌言昭假遲遲皆事天也承琪案烝民商頌之昭假毛皆無傳惟雲漢昭假無羸傳假至也王肅以爲昭

其至誠此詩序云祈穀上帝則昭假當言事天謂能成是
王事者既昭其至誠以祈禱於帝矣然後率農播種而使
之盡力焉爾字毛無傳箋云已著至矣蓋卽以爾爲矣毛
意亦當然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
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
言各極其望也正義曰毛以所在皆有公田在民井田之
閒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
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
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

私言不及公上意之讓下也。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承琪案此疏申毛甚當。鹽鐵論取下篇曰：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此言正與毛合其義古矣。但私者對公言之，經不及公，所以爲讓富於民，竝非此中絕無公田。若因此謂是溝洫用貢法，無公田，則是本皆私田，何必言讓。且此詩祈穀上帝，以天子而戒農播穀，何以所言止。

及鄉遂而不通於畿甸乎傳言各極其望者疏引王肅云
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惠氏定宇曰五六
三十易之數也五六爲十一三統歷曰十一而天地之數
畢又五六天地之中合易大傳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
云三十里天地合納甲之數亦然終三十里終竟復始詩
通于易矣承琪謂三十以極望爲言十千以盈數爲言傳
義實爲該括不必如箋疏以一川之閒萬夫爲三十里與
十千耦相配之數也

顧氏詩本音以爾與私里協耦古音魚矩反與夫穀韻江
氏古韻以此爲無韻之章謂顧爲強叶孔氏聲類以穀音

毅與耦韻而謂八句祇兩韻承琪案王氏總聞已以爾與里協毅居侯切與耦協此說亦通

振鷺

振鷺于飛傳興也振振羣飛貌或謂此詩但言振未嘗言振振且既曰于飛不當先言羣飛故嚴緝引錢氏祇以爲自振其羽而已承琪案詩中一字而傳以疊字訓釋者甚多此振鷺卽與魯頌之振振鷺同振振者盛也在鳥則羣飛爲盛貌故以振振爲羣飛貌耳若玉篇別出鷺字以鷺鷺爲名劉淵林蜀都賦注亦以鷺鷺爲鳥名此則後人所加不然明矣

于彼而離傳離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離之澤言所集得
其處也正義曰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離澤也謂
澤名爲離故箋云西離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
其定向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承琪案靈臺傳云水旋邱
如璧曰辟雍以節觀是辟雍本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爲
名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水經注釋漁陽郡雍奴
縣曰四方有水爲雍不流爲奴皆與毛合宣十二年左傳
云川壑爲澤故辟雍又謂之澤宮單言之或曰離如周厲
敦王在離位格廟或曰澤如周禮澤共射楛質之弓矢及
禮記王立于澤必先習射于澤皆是靈臺言辟雍故傳以

水旋如璧釋之此經但言雝故傳亦祇訓爲澤其云鷺白鳥也蓋卽謂靈臺之白鳥是傳意以雝爲辟雍澤卽辟雍之澤不釋西字者豈古稱西雝猶言東膠東序人所易曉歟後漢書邊讓傳注引薛君章句曰西雍文王之雍也鄭君注禮謂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雍自當在西郊此箋云西雝之澤者蓋亦以爲文王之雝正義以爲泛言川澤無取於西失傳箋之旨矣

豐年

序云豐年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此序及傳不

明指所報之神正義申箋云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祖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芟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承琪案此疏義多窒礙那與烈祖經有烝嘗義反不取於報此經無烝嘗而意又主於報豈周人歸功祖父有孝子之情而殷人獨不然乎至載芟祈社稷而亦有烝畀祖妣之文安見

非廟祀卽不可言祖妣耶箋疏以後諸儒各自立說王介甫以爲祭上帝蘇傳以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朱傳以爲祭田祖先農方社之屬曹放齋詩說謂季秋大饗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何氏古義據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此經言豐年故專主蜡祭近李氏黼平毛詩紬義又據楚語周人報高國太王以此詩爲宗廟之祭諸說致多錯迕蓋專主上帝則序但當言秋報而不必兼冬若但指方蜡則載芟爲祈上帝不應有所而無報方社之社其報祭正歌良耜不當又用豐年至謂經言豐年必係一方順成之祭

則良耜報社稷亦云崇墉比櫛室盈婦甯又豈必順成乃
歌耶楚語所稱廟祭固有報名然又未見其必在秋冬也
今一以序及經證之似當以曹氏之說爲近噫嘻序言春
夏祈穀此言秋冬報明是一祈一報相對爲義彼言上帝
而此不言何神者考祈穀之郊主祀上帝而百神亦當從
祀左傳載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魯郊正所謂
祈穀之郊春秋每卜郊不吉猶三望左傳或曰望郊之細
也信三十一年或曰望郊之屬也宜三年可見祈穀之郊并及方
望至夏雩則月令於雩帝之外兼及百辟卿士噫嘻序但
言上帝舉其重者耳此秋冬報祭亦自上帝百神凡有

功于穀實者徧祭之而皆歌此詩月令季秋大饗帝孟冬
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
皆以爲蜡郊特牲云蜡者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可見秋冬
之報所祭甚廣故序不指言何神但經文首稱豐年則其
爲百穀報成之祭義甚著明故傳亦不言何祭況烝畀祖
妣卽云以洽百禮載芟亦有此文箋以百禮爲饗燕之屬
實之初筵以洽百禮箋又以爲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然則此百禮或亦言合祀百神之禮鄭注月令郊特牲皆
以祭百神爲蜡祭宗廟爲息民禮運仲尼與於蜡賓注以
蜡爲索饗亦祭宗廟然則烝畀祖妣者言宗廟之祀無不

舉以洽百禮者言百神之祀無不舉而皆歸功於豐年之報自不得泥祖妣之文專主廟祭又月令大饗帝下云嘗犧牲告備于天子鄭注嘗者謂嘗羣神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羣神可見嘗不定是廟祭之名推之孟冬大飲烝下卽言天宗公社諸祭鄭注雖以烝爲升俎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卽以此烝爲冬祭楚語觀射父曰日月會于龍虬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頒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夫龍虬乃建亥之月何以言嘗祀竊意秋冬報祀取嘗新烝衆之義亦名嘗烝與廟祀之秋嘗冬烝同名而異實筴以報爲嘗烝豈亦謂四時之外別有嘗

烝歟

萬億及秭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正義曰此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釋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是陸用集注本與正義不同或據說文秭下一曰數億至萬曰秭許書多用毛氏則此傳當從陸本然心部十萬曰意與楚茨傳萬萬曰億不同則說秭亦未必同毛氏以楚茨傳用今數例之此傳亦必用今數自以孔本作數億至億曰秭爲合甄鸞五經算術曰毛氏數萬至萬曰億舉中數也又云數億至億曰秭則有可疑蓋黃帝數術中數交之上萬萬京曰咳萬萬咳

曰秭此應云數咳至萬曰秭而言數億至億曰秭者有所
未詳段注說文曰十等之說起於漢末取周頌云秭國語
云經咳者演之三等之說取鄭云今數古數者演之許鄭
所不言未可盡信承琪案秭數諸書不同一切經音義引
算經黃帝十等億兆京垓壤秭溝澗正載與甄氏所引秭
壤二字互倒廣韻引風俗通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
京京生秭秭生咳御覽引風俗通又云十咳謂之秭廣韻
又云秭千億也郭注爾雅又云十億爲秭是秭數本無定
論但毛在先秦必有所受以經文萬億及秭數本層累而
下故以萬萬爲億億億爲秭正義曰毛以億云及秭萬下

不云及億嫌爲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秭則萬與億亦空相累但不可再言及耳此疏於經文傳意體會最精

內則注云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正義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爲等從萬至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故詩頌毛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鄭以此據天子天下之民故以大數言之詩魏風刺在位貪殘魏國禍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云十萬

曰億段注說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亦不爲不多矣不必從
毛之數億至億也承琪案詩主詠歌不同紀事此詩欲極
言黍稷之多由萬而億由億而秭皆形容之辭故雖數有
二等當取其多者言之竝非實計年之所入與廩之所藏
無容疑於數之寥闕也

有罄

序云有罄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
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以始作樂爲始作大武
之樂以箋合諸樂謂合諸樂器不合諸異代之樂稽古編
駁之謂始作樂是始作大武合乎祖是以大武與諸樂合

奏之諸樂兼六代之樂不止周樂承琪案經云在周之庭
傳云縣鼓周鼓正以見其皆爲周樂不必合諸異代況功
成作樂未必止大武一樂箋云大合諸樂與獨斷云始作
樂合諸樂而奏之語同獨斷於周頌三十一篇皆云某事
所歌可見自清廟以下皆周初所作樂章合樂者卽合此
諸樂也虞東學詩曰禮經多合樂之文合樂必有詩而今
無別見者或始作樂時歌此以合乎祖後亦移而他用歟
應田縣鼓傳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箋云田當
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
正義申毛云應旣是小田宜爲大其申鄭則云以經傳無

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縣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故知田當爲棘是應鞀之屬承琪案經文應田縣鼓承上業虞崇牙言之謂業虞之所縣者爲應田二鼓故傳以應爲小鞀田爲大鼓而總之曰縣鼓周鼓謂此二鼓皆縣者乃周家之制其下云鞀鞀下鞀字近本作小從宋本改鼓也此別其不縣者也箋云有視瞭者相瞽又設縣鼓繼之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似以縣鼓與應棘別言其下箋又云旣備者縣也棘也皆畢已也故禮器疏以縣鼓爲大鼓應鼓爲小鼓後儒說此詩者亦以應田小鼓縣鼓大鼓爲說夫使大鼓而別之爲縣則似小鼓不縣矣大雅

縣箋云凡大鼓之側有應聲朔聲大射儀建鼓之旁有應聲朔聲而其上文云樂人宿縣則大小鼓必皆在縣若此詩專謂縣鼓爲大鼓以別於應棘則承上業虞之文不當以小鼓之不縣者廁其間若統言所縣之鼓又不當偏舉二小鼓以該縣故應從毛傳以應小田大皆爲縣鼓者於文義尤愜也

陳奐案此說未具明晰辨見商頌

潛

猗與漆沮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正義曰漆沮自幽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左遠於京邑故不言幽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

近京邑或謂鎬京去岐三百餘里近京爲潛何必遠繫於岐周之水因疑傳言岐周明此爲成王六年蒐于岐陽薦獻先王別廟之詩乃是就地取魚故經表以漆沮承琪案周公制禮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則祭時備物四海九州之美皆具何必以漆沮非近京爲疑況岐周爲興王之地取其所有而薦之示不忘本亦思其所嗜之意此彭說經言漆沮傳言岐周皆指其實非以鎬岐相近繫而言之也

潛有多魚傳潛參也釋文云參素威反舊詩傳及爾雅本竝作米芴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楷楷參也謂積柴

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芻參音霜甚反正義曰釋器云樛謂之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樛郭璞曰今之作樛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樛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樛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按勘記謂樛字乃郭璞所改不可轉依以改詩傳正義所說非是當以釋文本爲長承琪案樛謂之泔爾雅列於釋器若以米養魚不得爲器況漆沮大川非可投米以養若如韓詩謂泔爲魚池則文當入釋地矣爾雅既與豷鬲罍竝列則樛自

是圍魚待捕之具水中列木所以聚魚亦可謂養非必以米畜養也積柴之訓義本李孫非郭所改釋文又云糝字林作糝說文糝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此又呂忱孫炎所本然則糝爲正字糝爲借字卽舊詩傳作糝亦以聲近故借投米養魚之說恐是望文生義耳

有鱣有鮪箋云鱣大鯉也毛詩細義曰正義鱣鮪已釋於衛風故不再釋按衛風碩人傳云鱣鯉也此箋因下有鯉鯉故以大鯉別之爾雅釋魚云鱣鯉舍人注鯉一名鱣說文亦鱣鯉互訓皆與毛鄭合郭景純據今之赤鯉魚故謂與鱣別不知鱣自名鯉非謂今之赤鯉水經河水篇云河

水又南得鯉魚水。酈注云：歷洞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

雅曰：鱣，鮪。

承璜案：鮪疑當作鱣。

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

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如

酈注：鱣，渡龍門，而其水名鯉魚，則鱣之名鯉審矣。成公子

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莫春來游，鱣與王鮪對舉，其意

亦以鱣鯉爲大鯉也。玉篇：鯉，云：今赤鱣，鮪，云：鯉也。大魚也。

最爲明晰。承璜案：箋以鱣爲大鯉，不過謂鯉類之稍大者。

其小者自名鯉，不得名鱣，非如鮪之大者名王鮪，小者名

鮪，鮪又可通稱鮪也。然此二魚，詩凡三見。

碩人四

月惜皆以鱣

鮪連言，自是種類相近。故郭璞以鮪爲鱣屬，但陸璣、郭璞

皆以鱣爲身形似龍大者長二三丈重千餘觔鮪似鱣而小亦長七八尺此則誤以爲今之鱣黃魚非施罔積柴之所能取其非詩所詠之鱣鮪可知矣正義引陸璣疏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面上龍門入漆沮水經注漢水東經鮪湍耆舊言有鮪魚奮鬣望濤直上至此暴腮因以名湍據此是鮪鮪本出於河至河魚大上之時乃逆流而至漆沮故周人取以薦新然則其至有時潛慘之不得爲投米以養尤可知矣

序云雝禘太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

祖謂文王承珙案禘禘之說先儒聚訟有據國語歲貢終

王以禘爲歲祭禘爲三年喪終之祭者劉歆

見漢書

徐禕袁

準虞喜

皆見通典

也有謂禘禘一祭二名取其諦審昭穆謂之

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三年一大祭者賈逵劉歆鄭衆

馬融王肅杜預

見通典及王制正義

也有謂禘禘分二祭而皆及遷

廟者臧蕪

見宋書本傳

也有謂禘禘分三年五年而禘則止及

毀廟禘則總陳昭穆者張純

見後漢書本傳

也有謂禘及毀廟禘

惟存廟者王肅

見通典

也有謂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

禘而禘異於禘功臣皆祭者何休

公羊解詁

也有謂五年再殷

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而禘在禘前三年而禘五年

而禘者徐邈

通典

楊士勛

穀梁疏

也有謂禘禘竝三年者徐彥

公羊疏

也有謂禘禘奇偶閒歲一祭者高堂隆

通典

也有謂禘

禘自相距各五年者孔穎達

周頌疏

也有謂禘以夏四月禘

以冬十月者張純

本傳

也有謂禘以夏禘以秋者崔靈恩

通典

也有謂禘以五月禘以六月者杜佑

通典

也今一以經文爲

斷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獻裸

爲禘饋食爲禘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鄭注

追享爲禘朝享爲禘周官經雖無禘禘之名然中庸以禘

當爲宗廟之禮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下云

天子之祭可知天子自有宗廟之禘與祭法禘黃帝禘魯
爲祭天圓丘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祭感生帝於南郊
者不同故鄭氏有三禘之說若禘則曾子問禘祭於祖公
羊傳大事者大禘也則禘禘確爲二祭不得爲一祭二名
又不得謂左傳無禘文但當有禘而無禘矣曾子問孔子
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非禘祭則七廟五廟無虛
主公羊傳大禘者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於大
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會於大祖若禘則禘於大廟唯有
毀廟之主通典引逸禮及韓詩內傳皆云然若禘於文武
似當兼及親廟鄭君魯禮禘禘志推周法謂禘不及親廟

但文武以下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然元鳥箋云三年喪畢禘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夫曰禘於羣廟則必指親廟言之此禘卽爲五年再禘之張本若明年之禘旣及羣廟而後五年之禘又祇有毀廟之主而不及親廟無此禮矣竊意禘於大廟唯毀廟之主升合會於大祖禘於文武則文以下穆主武以下昭主無論已遷未遷皆各祭於文武之廟此曾子問所以但言祫祭迎四廟之主公羊傳但言大祫則毀廟未毀廟皆升合會也左傳言禘於武公禘於襄公之類專祭一公固爲非禮

然亦必仿周人有分禘文武之法

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

此即周人禘文武之明証

故於禘大廟之外別禘羣公且禘襄公在昭

二十五年襄乃禘廟若禘本毀廟之祭而無故於親廟行之魯雖僭禮亦必不爲此創制據此可見禘於大祖祇及毀廟禘於文武兼及羣廟不得謂禘止及毀廟禘總陳陳昭穆文不得謂禘及毀廟禘唯存廟矣若禘禘之年以闕宮毛傳核之闕宮云秋而載嘗傳云諸侯夏禘則不酌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正義曰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禘之年雖爲禘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據此知諸侯以禘禘廢一時祭則必非每歲爲之天子雖不廢時祭亦

必有當禘當禘之年禮緯春秋說皆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故鄭云百王通義說文示部禘禘下又引周禮五歲一禘三歲一禘張純又有法天道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之說此皆證據明確則凡謂禘禘竝三年又或謂祇有三年之禘者皆不足信矣且禘夏禘秋毛傳明白如是而雖序正義謂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誤矣且據此知諸侯之禘亦必及親廟若祇及毀廟則因禘而廢親廟一時之祭有是理乎序於雖云禘大祖也於長發云大禘也鄭箋謂雖之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禘謂長發大禘爲郊祭天引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觀序一止曰禘大祖一

則曰大禘二詩之禘自當不同春秋言大禘稱大事禘稱有事公羊言合會惟大禘曾子問言無虛主惟禘祭通典引逸禮禘祭七尸禘於太廟之禮惟立二尸是禘兼存廟禘於太祖惟毀廟則鄭氏禘大禘小之說爲近長發言帝立子生商則鄭氏南郊祭感帝之說亦合毛於雖之禘無明文但序言禘太祖當指后稷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唐神龍元年張齊賢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元王周之后稷是也又云伏壽禮經始祖卽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或有

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武王爲大宗及
鄭注詩序云大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
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
爲大祖白非祫祭羣主合會之大祖耳承琪案漢書劉向
傳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
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
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韋元成傳唯聖人爲能饗帝
唯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
以其職事來助祭亦引詩有來雍雍云云劉韋蓋皆出魯
詩劉向雖以爲武王之詩然曰事其先祖則非祭文王可

知韋元成傳又謂禮王者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云云
故鄭以文王爲大祖又其禘祫志言禘則大王王季以上
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此箋以大祖爲文王卽
謂禘於文王之廟但其所推周禮禘祫自可逆探後世言
之若周頌作於成王周公之時文武皆在親廟其下竝無
昭穆安所用毀廟合會之禘通典引韓內傳曰禘取毀廟
之主皆升合會于大廟若係此篇之傳則韓義亦必不以
爲禘文王惟以序之大祖爲后稷則經中皇考卽斥后稷

祭法五廟皆曰考始祖卽曰祖考故后稷可稱皇考通典引逸禮禘於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昭其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則綏子孝子卽爲成王對后稷之稱亦可宜哲維人文武維后似指毀廟諸祖而言旣右烈考亦右文母傳云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妣也孟子引書曰丕承哉武王烈洛誥曰烈考武王列女傳大妣號曰文母大雅文定厥祥傳云言大妣之有文德也故此箋云文德之母或疑武王不先大妣此則杜鄰所云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者竊意武王有天下時文母猶在經意蓋以周家受命而王得行禘禮皆由於大祖以下功

德積累足以右助烈考及文母耳鄭箋謂爲烈考文母所
右則禘於太祖不及親廟若禘於文王不必歸美武王此
當如長發祭天南郊以其祖配不及相土與湯而經言之
者美其爲天所命得以郊天配祖之由耳

武

序云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案此箋
言周公所作卽此武詩又言所爲舞者以周頌惟維清及
此序言奏明是旣歌此詩卽爲此舞但維清箋言象舞武
王所制則似武王時已象文王之伐而爲舞周公乃爲歌
詩作樂而奏之於廟大武則似樂歌樂舞皆成王時周公

所作獨斷謂大武周武所定蓋本左傳武王克商作武之
語而國語引此以爲周文公之頌且經云於皇武王云晉
定爾功必非武王時所作意此亦同維清其舞作於武王
時詩則周公所定至此乃合詩與舞而奏之歟何氏古義
據呂覽云武王伐殷克之歸乃薦俘馘于京大室令周公
爲作大武墨子亦云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
武象武卽大武周禮言舞大武意者大武之舞已作于武
王之世特其詩未備周公乃始成之此說近是

酌序言告成大武也彼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
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正義述之

以洛誥爲攝政七年之事而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明待成王卽改乃行周禮故知大武之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而武序下疏又云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兩疏已自違異又云周公作大武之樂旣成而於廟奏之詩人概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此與維清序疏同誤兩序皆言奏奏者進也明用此舞卽歌此詩如謂此是詩而非樂則必象舞武舞別有樂章顧何以告成大武有詩述奏大武有詩而大武爲一代盛樂其本詩反無一語見於三百篇乎且左傳疏旣據國語以武詩爲周公作矣而此又云詩人述事

作歌何也總之告成大武當是周公既作武樂別爲詩以告廟故不言奏此則歌詩以爲舞節故言奏但告成當在先奏之當在後今不然者自是簡編有錯亂耳

耆定爾功耆致也箋云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討於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稽古編曰左傳云耆昧也者乃隨武子之言引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而釋之耳其楚子引耆定爾功亦在宣十二年然竝不訓耆昧疏誤合二文爲一承琪案杜注左傳於耆昧也下云耆致也致討於昧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七

三

於耆定爾功下亦云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此卽用王肅義也疏兼采二義故誤然旣曰勝殷遇劉矣似不必復言致討傳云耆致也耆致與至同謂至此而後定女之此功與鄭引須暇五年意同箋申傳非易傳也

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朱氏通義曰朱子謂春秋傳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賚爲大武之三章桓爲大武之六章嚴華谷因其說謂酌與殷亦大武篇內之一章以愚考之其說誤也周頌簡嚴故篇止一章無有屢章者左傳旣以耆定爾功爲大武卒章則此句之下不

應更有武詩而下之其三其六斷皆以篇言而非以章言
矣傳意蓋謂武爲武王之樂桓與賚亦皆武王之樂故以
其三其六數之雖當時篇次已不可考然桓賚四篇必無
屬武樂分章之理承琪案左傳首言武王克商作頌然後
曰又作武云云蓋謂時邁及武賚桓諸詩皆頌武王克商
之事傳文於時邁言作頌所以包下武賚桓三篇而於武
則舉篇名於賚桓則舉篇次此不過行文錯舉互見耳然
於時邁汎言作頌固已別於武樂其上文隨武子引泂曰
又引武曰亦可見酌及時邁必非武樂中之詩篇矣嚴華
谷以酌爲大武篇內之一章何黃如并以時邁亦爲大武

之一章皆臆說也至篇次不同杜注謂楚樂歌次第亦未必然楚子明言克商作頌自必用當時周頌之次其與後世不同不必推及未刪定以前卽如左正義引沈氏難云今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而周頌譜疏所次則桓在二十九賚在三十是六朝篇次又與鄭譜不同況未經秦火時乎所謂可與猶論難與精悉者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涇 胡承珙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序云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正義曰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

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爲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卽歌之也鄭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則是成王年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承琪案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彼疏云烈文勅戒諸侯以賞罰爲己任非復喪中之詞故知是致政後年之事然則閔予小子序變成王言嗣王又但云朝於廟其爲免喪後始朝於廟可知箋云將始卽政者成王居

武王之喪自遵亮陰不言之制既除喪則雖年在幼沖亦當躬親庶政所謂周公誕保七年者不過伐叛營洛及制作禮樂數大事耳總之武王崩後周公攝政非攝位則免喪朝廟者實爲嗣王以及訪謀進戒何莫非一時之事正義以毛無避居之事遂謂武王崩周公卽已攝政故用王肅述毛以此及小毖四篇俱爲攝政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今玩小毖傳以莽蜂爲瘁曳以集蓼爲辛苦雖似指管蔡之事而言然安知非三監方叛大誥東征時所作何必定爲太平以後追述之詞至前三篇傳更未見必爲周公致政後事則毛義當與鄭同王肅所述未必得毛旨曾

氏釗曰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融注豐文王廟所
在按營成周在居攝五年時未還政成王已告廟經有顯
文可據何謂成王攝政周公未得朝廟耶承琪又案漢書
匡衡曰焜焜在疚言成王薨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文選
寡婦注引韓詩惇惇余在疚章句曰凡人薨曰疚獨斷云
閔予小子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之所歌也
此并與鄭箋大同可見三家皆以此詩爲薨畢毛以閔疚
皆訓病正當爲免喪後之辭疏述箋意又謂是太平之時
詩人追述其事亦未必然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傳庭直也箋云念此君祖文王上以

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言無私枉

各本言作信從按勘記訂

正義於

乎皇王箋云歎文王武王也解之曰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承琪案箋以經言皇考皇祖竝指成王思念文武故於於乎皇王箋總言歎文王武王此與匡衡傳言成王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者義同疎以於乎皇考爲成王思武王以念茲皇祖爲武王念文王似非箋旨惟匡衡引詩念我皇祖陟降廷止以庭爲廷故言成王嘗思祖考之業

而鬼神祐助其治顏注因謂鬼神上下臨其朝廷此疑三家詩本作廷字其義因隨字異然不如傳箋訓庭爲直謂文王以直道事天治民者與大雅文王陟降及訪落紹庭上下義皆融貫也

·訪落

率時昭考傳時是率循箋云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正義曰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爲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荅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爲君謀也蘇傳以此詩皆爲成王之言李迂仲謂當從其

說承琪案自閔子小子以下三篇皆有維予小子語毛於前二篇無傳惟敬之維予小子傳云嗣王也毛意蓋以上二篇皆爲成王之詞則所稱小子自係嗣王敬之前六句皆羣臣進戒之詞忽接以維予小子嫌於羣臣自稱故特爲發傳其精析如此若訪予落止爲王言率時昭考爲臣言兩句之中一問一答則傳家不應混同無別僅以訪謀落始時是率循平平訓詁而已孔疏卽以鄭說述毛恐非毛旨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傳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女

各本女作艾從

岳本訂正

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

者收斂之正義引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能繼傳意或然箋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已不堪繼續故易之承琪案謀訪羣臣自爲謙詞未爲不可但旣云才不能繼道將分散下又云未堪家多難文義重複竊謂傳意當云女羣臣將予就近先王繼其道之分散者而收斂之維予小子未堪家之多難耳道卽鄭箋所謂典法分散者猶上篇遭家不造言家道未成是將分散矣此當用箋申傳王肅之說非是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

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正義曰武王所
繼者文王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
此文相協故全引而說之承琪案集傳於陟降庭止既用
漢書顏注鬼神上下臨其朝廷之語遂不得不以此紹庭
之庭亦爲朝廷但云紹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語意複沓
且不可謂繼鬼神之上下陟降故輔氏以爲紹武王內外
所行之事上下指外事陟降指內事則又與閔子小子篇
之陟降不同矣且經云紹庭上下而改爲紹其上下於庭
可乎故必如箋說則閔子小子謂文王之以直道事上治
下訪落謂武王紹文王之直道以上下其臣敬之謂天之

上下其事三陟降皆同義於經文亦不相戾也

敬之

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箋云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
不變易也釋文易鄭音亦王以鼓反正義仍用鄭述毛以
易爲變易之易承琪案左傳傳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

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引詩

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傳成四年公如晉晉侯見

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云云夫晉

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據此皆以詩不易爲難易之

易漢書孔光傳亦云命不易哉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知

此宜用王音申毛箋說似非經旨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傳士事也箋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承琪案此箋天上下其事三句釋經陟降厥士末句釋經日監在茲轉運日月指天之事於經中日字無涉日月瞻視當作日日瞻視與匡衡云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義同各本俱作日月瞻視涉上箋日月字誤按勘記因宋本正義有日日瞻視其神近在於此語疑正義所見本作日日然其述毛仍作日月視人其釋箋又云天神察物不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舉驗者言之是正義所據箋本已作日月瞻視其誤久

矣

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箋云緝熙光明也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承琪案傳訓光爲廣者古字光廣聲同義通說已見前

文王及昊天有成命篇

皇矣載錫之光

傳云光大也此廣與大義相成毛以緝熙之熙已有廣義則經文於緝熙下綴以光明不當但爲明義故必以廣訓光謂學有其明旣廣而更廣其明者乃明益求明之意箋謂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不獨文義迂曲且任賢意在下二句此但言其學日月積漸庶明而益明耳淮南子修務訓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引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於光明潛夫論讚學篇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是故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中論云學者所以總羣道也述千載之上若其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故若見已效故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此皆以緝熙光明屬學言疏用箋義述毛謂賢中之賢乃從之學未必得傳意也

佛時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正義曰佛之爲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爲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

訓不同亦二字其義李氏袖義曰說文𡗗大也从大弗聲
讀若子違汝彌毛蓋讀佛爲𡗗而廣韻云佛𡗗大貌佛𡗗
卽佛𡗗是佛亦本訓大也會氏釗異同辨曰凡从弗之字
卽有彌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爲𡗗矯人之非以合
宐爲𡗗其字皆从弗𡗗从大从弗言大矯之鄭訓佛爲輔
實與傳相將非違傳也釋文謂毛音符弗反失之承琪案
傳以佛爲弗借是專取大義鄭讀若彌則由聲得義說文
彌輔也重文作𡗗孟子法家拂士趙注謂輔拂之士曲禮
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戾也是作拂作佛皆𡗗之借毛鄭取
義自各不同至疏述傳謂大是相克勝之道語殊費解克

卽任也傳意當云大矣是予之所任者尙賴羣臣示以顯明之德行耳書大誥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下文責邦君多士綏予云云義與此略同箋直言輔弼是任則二句一貫然實與傳意別也

小毖

序云小毖嗣王求助也正義曰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卽攝政爲元年時卽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尙未悟旣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耳

承琪案疏意以居東卽東征鴟鴞金縢皆管蔡旣誅後事實皆本王肅之言於毛傳竝無可據辨已見幽風若此箋謂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其實桃蟲飛鳥之喻多難集蓼之言乃似方當武庚作亂國家不靖之時急求輔助故其詞危迫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卽桃蟲飛鳥之謂也曰天降割于我家曰有大艱于西土卽多艱集蓼之謂也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來朕攸濟卽序求助之謂也大抵武王崩羣叔卽流言周公居東二年始知流言所起鴟鴞貽王風雷示警時已免寇卽政然後悟而迎周公命師伐叛小莖之作似正值東征之時

曰予其懲者懲戒往日之誤信流言致疑周公史記所謂推已懲艾悲彼家難也曰愆後患者謂禍難未已當日慎一日大誥所云朕言艱日思也逸周書成王卽位因當麥而語羣臣求助作當麥解其曰求助與此序相應其文曰維四年孟春又可證此及上三篇通爲免喪卽政時事毛意未必如鄭以此爲歸政後之詩也

予其懲而愆後患段氏詩小學云疏於而字絕句各本皆云小愆一章八句承琪案釋文亦以懲而作音是陸孔章句正同唐石經於愆下旁添彼字或當時別有本作愆彼後患鄭覃等因據以旁注未必祇緣正義有慎彼在後之

文遂肌增經字也

莫子并蜂自求辛螫傳并蜂瘳曳也箋云羣臣小人無敢
我瘳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
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正義曰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
援則自得辛毒孫疏云羣臣無有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
辛螫之毒此二家以并蜂爲掣曳爲善自求爲王身自求
按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汪氏異義曰序以此篇爲嗣
王求助王孫之解是也如箋說則是勅戒之詞非求助矣
承琪案大雅并云不逮傳并使也此用爾雅釋詁之并使
也郭注謂此傳全用釋詁彼作專掣曳也郭注謂依說

使令

郭注謂

此傳全用釋詁彼作專掣曳也

郭注謂

依說

文字當作徼徻義皆訓使蓋頌之并蜂與雅之并同義瘞
曳者謂牽引而使之也王肅以并蜂爲藩援似讀并爲屏
周書當麥解有屏助于一人語似爲肅所本孫炎注雅謂
相掣曳入於惡乃用箋說孫毓謂扶助爲善則與箋相反
今案嗣王創艾求助而先怵羣臣以毋相掣曳爲惡固非
自怨自道卽謂無人扶助爲善亦非責己恕人之義竊意
莫予與自求文相呼應莫者無也言往日之事無有瘳曳
使我爲之者乃我自求辛螫之害耳潛夫論慎微篇云德
輟如毛爲仁由己莫與併併與螫字
併同螫之誤自求辛螫禍福無
門唯人所召此引詩正謂無人掣曳於我禍福皆自己求

三言卷之二十一
之解經較箋爲勝

羣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鷓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
云羣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
鷓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鷓之翻飛爲大鳥
也鷓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鷓皆惡聲之鳥正義曰定本
集注皆云或曰鷓皆惡鳥也按月令注云征鳥題肩齊人
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鷓不類鷓自
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鷓鷓
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諸儒皆以鷓爲巧婦與題肩
又不類也此疏殊誤箋本以鷓即桃蟲題肩乃鷓所爲之
大鳥疏乃云始爲桃蟲長大面爲鷓鳥又云鷓

與題肩不類
失箋旨矣
今箋以鶴與題肩及鴟三者爲一其義未詳

且云鶴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承琪案桃
蟲飛鳥不過小患大變之喻猶云爲虺弗摧爲蛇若何耳
卽有所指亦當謂殷遺可慮若管蔡之誅周公雖以大義
滅親事非得已故詩中爲親者諱如鴟鴞但云旣取我子
東山但云我心西悲至常棣尤惓惓以莫如兄弟爲言箋
謂流言之罪恨不早誅似非詩人之意王肅述毛言患難
宜慎其小非悔不誅管蔡者是也爾雅桃蟲鶴說文謂之
鶴鶴一單評之一象評之耳鶴鶴卽莊子之鶴鶴其爲小
鳥甚明箋云鶴之所爲鳥題肩正申傳始小終大爲者化

也鄭注大射儀云正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鳥之捷
黠者也月令注題肩或名曰鷹下有仲春化爲鳩語箋意
蓋以此桃蟲飛鳥亦鳩鷹變化之類玉篇題下云題鵲應
仲春化爲鳩廣雅鵲鵲也列子天瑞篇鵲之爲鵲鵲之
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鵲藝文類聚引陸璣疏云隼鵲也齊
人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然
則題肩實有變化故箋云鵲爲題肩或曰以下當從定本
集注作或曰鵲皆惡鳥者爲是詩爲梟爲鵲與梟並言斷
爲惡鳥與墓門泮水之鵲自別陸疏云桃蟲今鵲鵲微小
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鵲故俗語鵲鵲生鵲是毛傳始小終

大之說至陸時猶有實證易林云桃蟲生雕雕亦鷹鶴之屬其言皆與傳箋合劉肅大唐新語云崔希高轉并州兵曹廳前叢葦有小鳥如鷓鴣來巢孕卵五色如雞子數日散毀雜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鷲人到今號爲兵曹鳥此亦可見物類之變自有此種焦贛陸璣必非臆說也

毛氏詩札曰臣工小恙詩皆不用義盡處爲韻如臣工茹與會合帝與艾合小恙蜂與蟲合鳥與蓼合漢鏡歌樂府曲與烏生八九子相和歌辭等用韻比視此

載芟

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稽古編曰此疏既引祭法以此社是泰社祭法疏又云泰社在庫門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藉田中王所自祭以共齊盛今從其說詩頌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兩疏皆出孔氏而說互異較論之詩疏言爲民祈祭當主泰社爲是況詩言主伯亞旅婦嬪士依自說民間父子家室藉田終畝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役於官者不應有此稱也則藉田與祈社當各爲一事而社爲泰社無疑矣至崔氏之說據穀梁傳云天子親耕故自立社則云在藉田者非無本矣但蘇氏用以釋此詩序則未必然耳承琪案穀梁傳竝無天子親耕

故自立社之文惟唐神龍初祝欽明奏云先儒以爲王社在藉田中乃改先農壇爲帝社陳氏禮書謂此於經無見特附會詩序而爲之說至國語云司空除壇於藉曰除則似臨時之事若王自立社則當有常設壇壝不得言除矣有厭其傑厭厭其苗傳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箋云傑先長者厭厭其苗眾齊等也段注說文厭下云湛露傳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引韓詩作惜惜按惜見左傳祈招之詩惜卽厭之或體厭乃厭之假借詩有厭其傑厭厭其苗亦厭之假借廣韻稽稽苗美也用載芟傳也承琪案說文厭飽也今字作厭厭本飽足之稱苗之得氣足者

先長爲傑故曰有厭及氣至則眾苗齊足故曰厭厭管子
五行篇苗足本然則詩厭字卽從厭足義亦得不必改爲
厭也

縣縣其庶傳庶芸也正義曰釋訓云縣縣庶也孫炎曰縣
縣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眾縣縣然
不絕也承琪案釋文引韓詩作民民云眾貌王肅似用韓
義然不如孫炎詳密之解爲當蓋苗已長齊其芸恐致傷
苗自以詳密爲要若謂眾芸不絕此指上文千耦其耘則
可以解此文失詩人體物措辭之妙疏引郭注芸不息也
似用王義今本郭注言芸耨精則又同孫說豈郭注亦有

兩本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傳且此也箋云匪非也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正義曰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王氏釋詞曰且字亦作徂書棗誓曰徂茲淮夷徐戎竝興徂讀爲且且今也言今茲淮夷徐戎竝興也某氏傳以徂爲徂徂徂往征茲淮夷徐戎竝興斯不詞矣且經言徂不言徂征也承琪案爾雅徂往也又徂存也出其東門匪我思且箋云猶匪我思存也是鄭讀且爲徂存之徂故釋文云且音

徂存者見在之詞故且爲此亦爲今矣又案傳以且爲此蓋兼聲轉爲訓古人訓隨聲轉疑聲亦隨訓轉且有此義或亦可讀此聲則正與末句茲字協也

振古如茲傳振自也箋云振亦古也承琪案郭注爾雅引此詩曰猶云久若此是但約畧爲訓耳今謂振本訓起章注國語振廢淹云振起也禮運云凡禮之未有者可以義起也起有始義越語云人事不起弗爲之始釋詁治古同訓爲故治當爲始振起之義亦近古始此振古如茲猶言起于古初已如此矣毛訓振爲自與起義合又易振恒說文作摭恒書酒誥庶羣自酒自本或作嗜

見書疏

疑振與自

古聲亦相轉箋用爾雅正申傳自字之意故疏云毛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也

良耜

耒耒良耜傳耒耒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正義曰以耒耒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爲利之意也釋訓云耒耒耜也舍人曰耒耒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承琪案詩言以我覃耜有畧其耜覃畧自皆言耜利此旣言良耜則耒耒似非狀耜之詞傳轉耒耒爲測測用今語釋古語故曰猶說文耒治稼耒耒進也从田儿从攴詩曰耒耒良耜箋云農

人者卽從田儿之意儿亦人也云農人測測者謂測測然
進治其田卽从夂之意夂訓行遲曳凡入深者必以漸而
進爾雅深測也說文測深所至也夂夂測測皆狀農人深
耕之貌疏引舍人郭璞注專以夂夂屬耜言失經旨矣

其鑄斯趙傳趙刺也正義曰其鑄斯趙趙是用鑄之事鑄
是鋤類故趙爲刺地也承琪案儀禮刺草之臣注云刺猶
剗除也若趙是剗除則下文藨字贅矣竊意其笠伊糾糾
爲笠之狀則其鑄斯趙趙亦當爲鑄之狀非言鑄之用也
傳訓趙爲刺者淮南汜論訓脩戟無刺注刺鋒也蓋刺者
鋒利之謂言其鑄鑄鋒利故可以剗草耳箋云以田器刺

地薨去茶蓼之事考說文薨拔去田艸也段注云眾經音義作除田草釋文玉篇五經文字作拔田草惟繫傳舊本作披不誤披者迫地削去之也承珙案今人除草但去其莖葉者尙有呼毛反之音則薨不必以鐫刺地箋說恐非傳旨

以薨茶蓼傳蓼水草也正義曰釋草云薺虞蓼某氏曰薺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草也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茶謂委葉也李氏紬義曰爾雅薺虞蓼列於薺蘇之下說文蘇荏苳葵藎下列蓼字注云辛

菜薺虞也則蓼是菜名曰薺虞自舍人讀爾雅以爲虞蓼
孫炎又謂澤之所生郭景純承其誤注云虞蓼澤蓼遂并
忘其爲辛菜矣此蓼如爲虞蓼傳應直舉其名今但云水
草者上篇厭厭其苗緜緜其庶傳庶芸也說文賴除苗閒
穢也本篇上言實爾斯活苗已生矣下言茶蓼朽止黍稷
茂止草除而禾茂是此句之薺乃除苗閒之穢也傳以蓼
爲辛菜農人應采之非穢草可比而水澤之蓼生于江皋
河濱之上不生于苗閒故但以水草釋之而不實其名蓋
草之芳秀亦爲茶草之長大亦爲蓼古無四聲之分六聲
與了聲一也承珙案傳於誰謂茶苦堇茶如飴訓苦菜以

有女如茶訓英茶於予所將茶訓萑苕而此茶不言者於
言蓼見之蓼爲水草則茶爲陸草可知矣小恙予又集于
蓼傳云言辛苦也明以蓼爲辛物而此不言者自是泛言
水田之草不指辛菜故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疏以爲田
有原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是也

有掾其角傳社稷之牛角尺正義曰王制云祭天地之牛
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
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
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爲正也承珙案掾當
作觥說文角部作斛云角貌與此箋同桑扈及絲衣皆云

兕觥其觥桑扈箋謂觥然陳設惟魯頌泮水角弓其觥傳
觥弛貌竊意弓弛則形長此有揀其角亦當謂其角之觥
然而長以此推之知毛公角尺之言必有所據若如禮緯
云角握鄭注王制握謂長不出膚不當言有揀其角矣

續古之人諸家皆以此句無韻孔氏詩聲類云真清音本

相近三百篇審音較精故通者較少然巧笑倩兮倩从青

生聲美目盼兮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之確然爲兩部合用易繫辭以身與成同用而我聞其聲
不見其身何人斯實有之革彖傳兌彖傳以人與成貞同
用而百室盈止婦子甯止續古之人良耜實有之承珙案

此篇末句人與上文盈甯隔協而中以角續爲間韻與生
民末章韻同張氏詩貫亦謂人叶盈甯爲真蒸通韻但不
若孔氏之詳諦耳

絲衣

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箋云繹又祭也
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
義曰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
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
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
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承瑛案繹與賓

尸本是一事但天子諸侯與卿大夫異其名耳此詩箋疏甚明郊特牲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于其堂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彼疏云祊是求神之名釋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詩絲衣云釋賓尸但有釋名而無祊稱是大名曰釋也又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承琪謂此疏引絲衣分屬祭神事尸但鄭注禮謂祭神在室而絲衣並無室中之事是誤以祊與釋爲二事不知祊者門內之地楚茨傳祊門內

也祝祭于祊乃正祭時孝子不知神之所在而博求諸遠之義釋祭則第於廟門內西塾爲之故孔子以庫門內東方爲失蓋釋言其事祊言其地非有二祭家語云釋祭于祊是也然此乃天子諸侯之禮若卿大夫之賓尸自於廟堂之上耳總之祊與釋是一祭釋與賓尸是一事爾雅釋又祭也穀梁傳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儀禮有司徹承少牢饋食之文簪事既畢卽埽堂焚俎迎尸而賓之其升降辭讓近於賓禮而稱之爲尸猶有以神事之之意其云若不賓尸不過其禮稍殺非謂但有事神而無賓尸也故詩序云釋賓尸此天子之禮專言之當日釋通稱亦可連

言賓尸全詩祇爲一事若如郊特牲疏以上五句爲事神
下四句爲接尸則安見牛羊齎鼎禮之簡兕觥旨酒禮之
大邪至鳧鷖乃專言賓尸旣獻後行旅酬無筭爵爲燕禮
故每章皆曰公尸燕飲且似述事爲歌故列於雅此詩雖
統言釋祭始終之事然自於賓尸時歌之故當列於頌耳
高子以爲靈星之尸者正以序言賓尸不明何祭之尸故
特著此語史記封禪書漢興八年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
稷之祠至今丘倉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
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
農祥也晨見而祭張守節正義引漢舊儀云五年脩復周

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爲民祈農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其後漢書郊祀志續漢書祭祀志皆因之以漢法推周制考周語虢文公曰農祥晨正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比三條皆足爲周人祀靈星之證續漢書又引舊說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倉星也然則靈星之祀其來甚古淮南主術訓君人之道其

猶零

零同靈

星之尸也是靈星之有尸亦久矣高子與孟子

同時去古未遠故能確知此詩爲祀靈星之作毛公分序
篇端存而不削自必意與之同至鄭箋乃注宗廟釋祭孔
疏遂謂高子別論他事云祭靈星以人爲尸後人引之以
證宗廟之尸此繆說也宗廟有尸誰人不知何用假靈星
以明之乎又絲衣次載芟良耜古今注云元和三年初爲
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後漢東夷傳高句驪好祠鬼
神社稷零星可知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爲類此詩之次
於載芟良耜始非無故矣

絲衣其屨載弁俶俶傳絲衣祭服也屨繫鮮貌俶俶恭順

貌說文紕白鮮衣貌詩曰素衣其紕段注云絲衣乃篇名
素恐譌字承琪案釋文侏說文作絀此語亦有譌脫說文
絀下不引此詩侏下引詩戴弁侏侏無緣復有作絀之文
陸氏殆引他字書誤爲說文歟傳云侏侏恭順貌者爾雅
釋言侏戴也郭注引詩戴弁侏侏釋訓又云侏侏服也郭
注謂戴弁服夫侏之訓戴是謂戴弁之容若侏侏訓服仍
謂弁服則弁服乃絲衣非侏侏之謂矣竊疑服當是屈服
柔服之服正傳所謂恭順貌也傳以絲衣爲祭服侏侏爲
恭順箋申之以爵弁而祭於王爲士服釋禮輕故使士與
經文首言祭者之服繼言祭時之事次第相應若劉向五

經通義以絲衣爲靈星公尸所服之衣則下文自堂徂基云云文義不相承接矣

鼎鼎及鼐傳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承琪案傳雖不純用爾雅然義與之同故箋卽用圓弁上句申之說文鼐鼎之圓掩上者手部掩斂也小上曰掩是爾雅弁當作掩傳但云小者渾言之爾雅析言之耳說文鼐鼎之絕大者魯詩說鼐小鼎此自是傳魯詩者之說許意存爲別解或據說苑引詩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自內及外以小及大也因謂魯詩者劉向家學故說鼐小鼐大考韓詩外傳三引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此小大指羊牛

言正與毛傳合說苑卽用外傳不得援爲魯說爾小鼎之證也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箋云不謹譁不敖慢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謹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釋文不虞

各本作吳從盧校改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各本兩吳字作吳亦從盧校大言也何

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承琪案據此是正義本作娛釋文本作虞史記孝武本紀引詩作不虞不驚索隱引毛傳吳譁也姚氏引何承天云此虞當爲吳音洪霸反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或者本文借此虞爲歡娛字也封禪書引詩又作不吳

是古虞娛吳三字本通用說文吳大言也徐鍇以爲从口
从矢寫詩者改吳作吳何承天之說爲謬不知吳字古文
作𠂔从口从大何說本此非謬也漢書郊祀志引正作不
吳不敖或當時亦有此本耳然毛詩本文自當依定本作
吳虞娛皆吳之假借吳則吳之古文其訓則當爲大言謹
譁卽大言也又吳與華本一聲之轉後漢書戴就傳燒餒
斧李注餒从吳詩云不吳不敖然一切經音義卷十一餒此
古文奇字鐸可見吳作華音不必作吳音話也

酌

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正義

曰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爲文王養紂此言以
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爲同非經養也
承琪案養卽經中養字傳訓養爲取序養天下卽取天下
大武之功在於取天下此告成大武之詩而篇名酌者言
酌時之宜所謂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曰酌先祖之道者
先祖謂文王文王之道三分有二而不取武王酌其時八
百會同則取之孟子曰取之而萬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
也取之而萬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序以大武之取天下
爲能酌文王之道卽此意也稱先祖者據成王作頌時言
之耳春秋縣露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成文武之制作約

樂以奉天此句卽酌也漢書董仲舒傳虞氏之樂莫盛于
韶于周莫盛于勺曰奉天者不過言革命所以順天言其
盛者以周之武功爲極盛耳禮樂志云周公作勺言能酌
先祖之道也此正與毛詩序同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樂
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勺合曰大武此或出三家詩然亦
足證此序言告成大武故有合曰大武之語至蔡邕獨斷
應劭風俗通亦皆言酌先祖之道知序義之來古矣

遵養時晦傳遵率養取晦昧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
此云遵養時晦者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
王取紂不得與鄭同承琪案此疏引左申毛不誤左傳晉

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
晦耆昧也是耆昧卽攻昧傳以養晦爲取昧其義自異於
箋乃此疏申箋又云左傳耆昧也皇矣上帝耆之是養之
至老故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此則與武詩耆定爾
功下疏引左傳耆昧也又異彼疏因傳訓耆爲致而引此
申之言致討於昧然宣十二年左傳楚子引詩耆定爾功
竝無耆昧之語辨已見前此疏申傳申箋又兩引耆昧一以爲
取昧一又以爲養昧幾不知其所從慎矣陳碩甫曰傳釋
養爲取此古義也禮記羣鳥養羞鄭注羞謂取食則養羞
猶言取食也汪氏異義曰此篇與武頌本因作大武之樂

三言名三
而思武功經首言於鑠王師明是美武王用師伐紂末句
正與首句相應兩師字不得爲異解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王肅云
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潛研堂荅
問云毛公釋詩自爾雅訓詁而外多用雙聲取義如泮爲
坡苞爲本懷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爲
每龍爲和之類也段氏詩經小學云此及長發傳皆以龍
爲雌之假借故曰和也李氏紉義曰龍乾道也易稱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龍得爲和承琪案傳於蓼肅
爲龍云龍旣以龍爲龍之假借而此及長發必改訓爲和

者自是古說詩者相傳如此毛公師承有自不敢改移後漢時已失此故訓矣說苑辨物篇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廣雅釋魚本之云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藏敷和其光據此二條似古人言龍者實有和義或亦可推毛訓龍爲和之故歟

桓

序云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釋文云桓武志也本或以

此句爲注承琪案正義云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是孔本以此句爲序蓋此及下賚予也般樂也皆說名篇之意文義一例皆當爲序詩者之言般疏言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不如崔集注本以般樂也三字爲序文見釋文之當此序首言講武類禡而經文無其事恐啟學者之疑故繼之以桓武志也意謂講武類禡者固武王伐商之事而詩人因其事以推言其志在于安萬邦而保厥土用四方而定厥家耳是此序首言頌之所由作繼言頌之所由名其實仍一義也或據左傳以桓爲大武之六章賚爲大武之三章因并酌及時邁皆牽入以附會武樂六成而又

闕其一皆舛說也荀子禮論云韶夏漢武汭桓箭簡象蓋
言此九者皆樂名以汭桓與武並稱則必非統於武樂明
矣

於昭于天皇以間之傳間代也箋云于日也皇君也於明
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正義
曰毛傳未有以于爲日皇多爲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
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
或然承琪案大雅文王於昭于天彼箋以爲文王之德著
見於天故天命以爲王使君天下此篇文與之同不必異
解毛雖訓皇爲美而思皇多士則以皇爲天此詩卽謂周

道昭見于天故天以周代般用此申毛亦可不必如王肅以皇爲美也

顧氏詩本音謂首三句無韻下文王方爲韻天閒爲韻江慎修則謂全章無韻閒與天古音不相協張氏詩貫謂起二句提起二韻如有瞽之例下天命匪懈四句以王方爲韻承上邦字江陽通韻末三句以天與閒韻承上年字承瑛案天與閒固不同部然音自相近戚氏證讀曰此當如釋名豫司充以舌腹言之天顯也與閒叶

賚

序云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李氏紬

義曰正義引武成列爵惟五封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
姓悅服以爲武王大封之事按彼大賚承上散財發粟而
言非此序之所謂賚也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作分器正義曰詩賚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兩正義皆
出孔手彼引此賚以證分器而此引大賚以證大封則書
正義之說長矣序賚予也明此賚非分財粟乃以宗廟彝
器錫予諸侯諸侯之有功者卽善人也論語稱善人是富
當亦指武成大賚此序大封于廟與書序邦諸侯同賚予
也與書序班宗彝同未可輒引武成大賚矣承珙案今尙
書武成篇以散財發粟爲大賚本是用史記論語撮合而

成但周本紀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黷此伐罪弔民一時之事所及當不過商紂畿內必非大賚四海亦必不別富善人與此詩大封絕不相涉今武成孔傳牽引論語大賚其實論語正與此序相應集解以善人爲亂臣十人亦與此箋云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合孔疏引武成證此詩之賚李氏謂論語之大賚非詩賚亦誤也

敷時釋思傳釋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釋而行之下於釋思箋又云陳釋而思行之是鄭以思爲思念毛但訓釋爲陳而敷字不爲傳小閔敷于下土傳

云敷布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作鋪時釋思鋪亦布也
大雅陳錫哉周彼箋云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
彼疏引王肅述毛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竊意此
詩亦當云文王既勞心於政事我當而受之將布陳文王
之恩惠以錫予善人我徂維求定當如范補傳云我自今
以往唯知求善人以定王業耳末乃云此封爵雖我周之
新命於乎其猶是陳文王之德以爲賚歟蓋大封在文王
廟故始終推本文王言之毛傳凡思皆語辭此但訓釋爲
陳不必云陳而思之也

於釋思箋云於女諸臣受封者陳釋而思行之正義曰於

亦歎辭也釋文於鄭如字王音烏承琪案酌於鑠王師箋云於美乎文王之用師桓於昭于天箋云於明乎曰天也皆以於爲歎辭此箋文法同前當亦以於爲歎辭孔說是陸音非也

顧氏詩本音云此篇或以止之思爲韻然詩無全用語助爲韻者承琪案首三句以止之思爲韻中間定命雖不同部然易象傳每以命與正韻大招以命與盛韻則定與命亦可相通爲間韻末復以思字應前爲韻耳

般

序云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承琪按此詩與時

邁相似但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此所重在告祭天神而山川百神皆在從祀之數故經首言昊天然後及百神河嶽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堯典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說文柴燒柴焚燎以祭天神鄭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此可見時邁以柴爲重望秩山川不過連而及之耳般則絕不及柴燎惟祀山川而已此其所以不同況時邁言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明是頌武王初克商後巡守祭告之事般則通言陟山翕河敷天哀對似當爲既定天下後時巡四方而作正義不分別二詩之異同則豈同是武王一時巡守之事而分爲二頌耶於義疏矣

陟其高山傳高山四嶽也承琪案時邁傳以喬嶽爲岱宗此則以高山爲四嶽是必毛公時古書尙多確知武王克商後有巡行至泰山之事及天下既定乃舉巡守四嶽之禮至成王周公述武王之功爲此二詩俱屬武王之頌故傳文分別若此至鄭於時邁序箋云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白虎通義封禪引詩云於皇明盧校云明從詩考引周陟其高山言周大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是漢儒於二詩皆有封禪之說時邁疏謂封禪之見於經者惟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案大封鄭無注惟通典引袁準正論以大封爲封禪或出於賈逵干

實而毛於二詩皆不言封禪蓋封禪之禮古者帝王巡守必皆行之封卽堯典封十有二山之封鄭注書大傳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禪與壇同東門之壇傳云壇除地町町者然則封土爲壇除地爲壇乃巡守祭祀之常事故經典皆未嘗特言之但巡守爲天子之禮非諸侯之所得爲齊桓公之欲封禪蓋自以功德無異於三代受命之王管仲知不可窮以辭故設爲地瑞天祥不可致之物所以止其侈心而不知適以啟後世人君之驕志秦皇漢武踵事而增玉檢金泥爲世大詬漢儒狃于所聞未免鄭重言之似於巡守之外別有此盛典者白虎通義所載亦三家詩說

猶是漢人之見毛公生於先秦尙知不侈言封禪其見卓
矣

墮山喬嶽允猶翕河傳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翕合也箋
云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河言合者
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正義曰允猶之文承
山岳之下可按山圖耳而并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爲一圖
言望秩山川則亦按圖耳但河分爲九合而祭之一故退
翕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眾
川明皆按圖祭之故云信按山川之圖信者謂審信而按
之承璞案板傳云猶圖也圖者謀維之意此傳於墮山謂

山之小者所以別於喬嶽於翕訓合也傳意似謂山則分祭河則合祭分合之故信乎宜謀維而後行之故經以允猶之文上承山下包河竝見其義不必如箋訓猶爲山川之圖更不當如疏謂翕河之文不蒙允猶也

哀時之對傳哀聚也箋云哀眾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李氏紬義曰常棣原隰哀矣般武哀荆之旅傳訓聚皆屬人說此亦當指天下之民對如對揚王休之對言天下之人於巡守所至皆聚是方而對翕曰是懷柔百神乃周之所以受命也言人美而樂之與名篇爲般之義合傳意或當然也承琪案序疏謂經不言海

三言行全三
二一
不知敷天之下卽海在其中矣但上文山嶽翁河配祭之
義已盡似不必又訓對爲配毛傳對多訓遂遂者進也謂
敷天之下至于海隅山川之神皆各聚于是方嶽之下進
而受命焉是乃我周之命百神所當受職也賚篇言周命
以勅羣臣此篇言周命以臨百神其義一也此箋謂周之
受命由於祭神似非經旨疏曲申之以爲受命之前已能
敬神尤非也

虞東學詩曰嶽轉音峩下音戶嶽河下平上入通對轉音
敦命轉音民張氏詩貫曰河字與下字本音爲叶承瑛案
皆臆說也時邁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孔奭軒謂嶽后同用

嶽从獄聲是屋燭爲侯厚之入則此詩當以嶽與周韻古
尤幽侯三部古音本同入也下則三百篇皆讀戶無由與
河叶惟末二句似可爲韻兩無正訊與退遂瘁對今詩作聽言則
荅案當作對退爲韻三百篇命字皆入震韻與訊同然則
說見本篇命之韻對猶訊之韻對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終